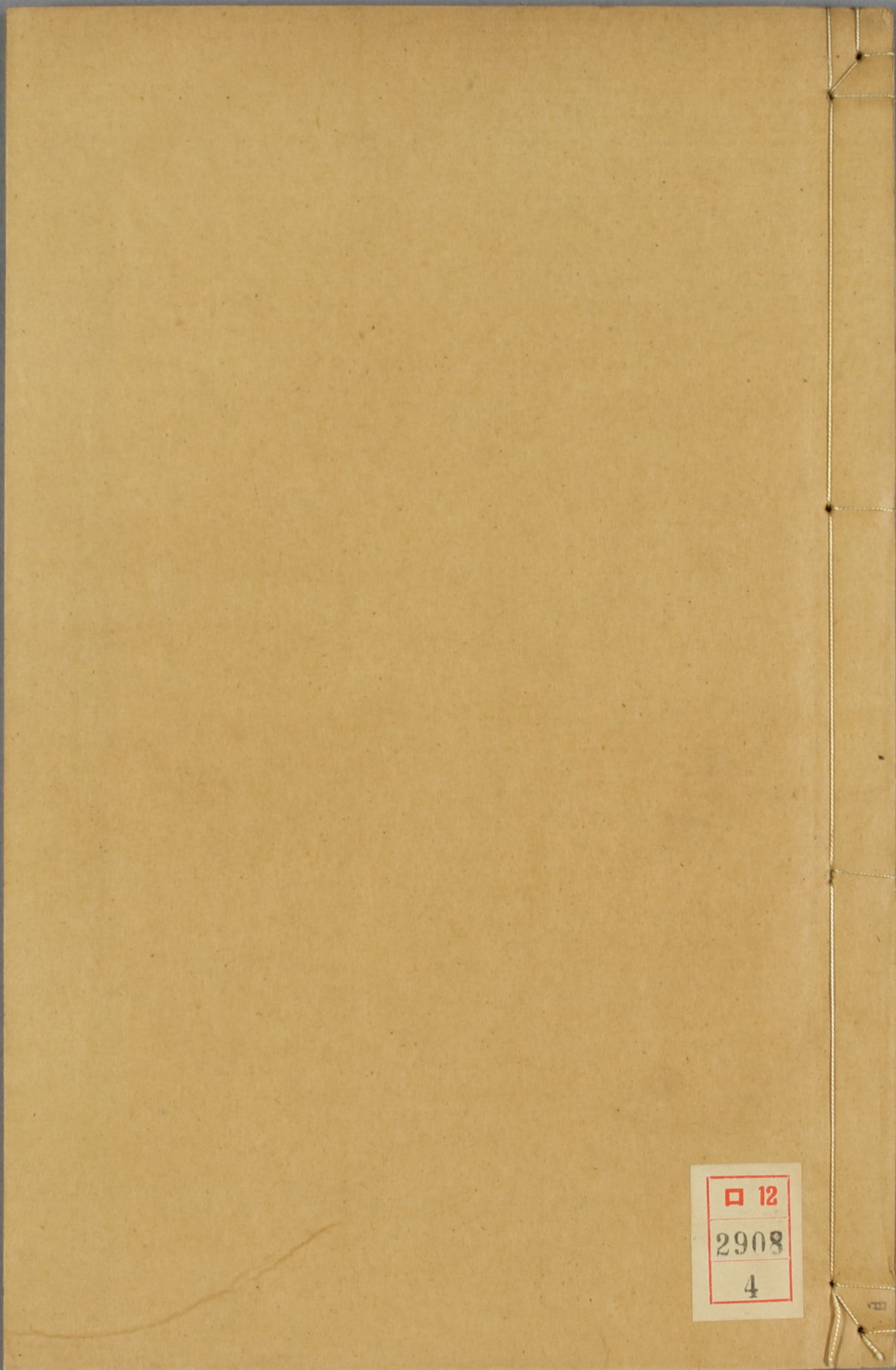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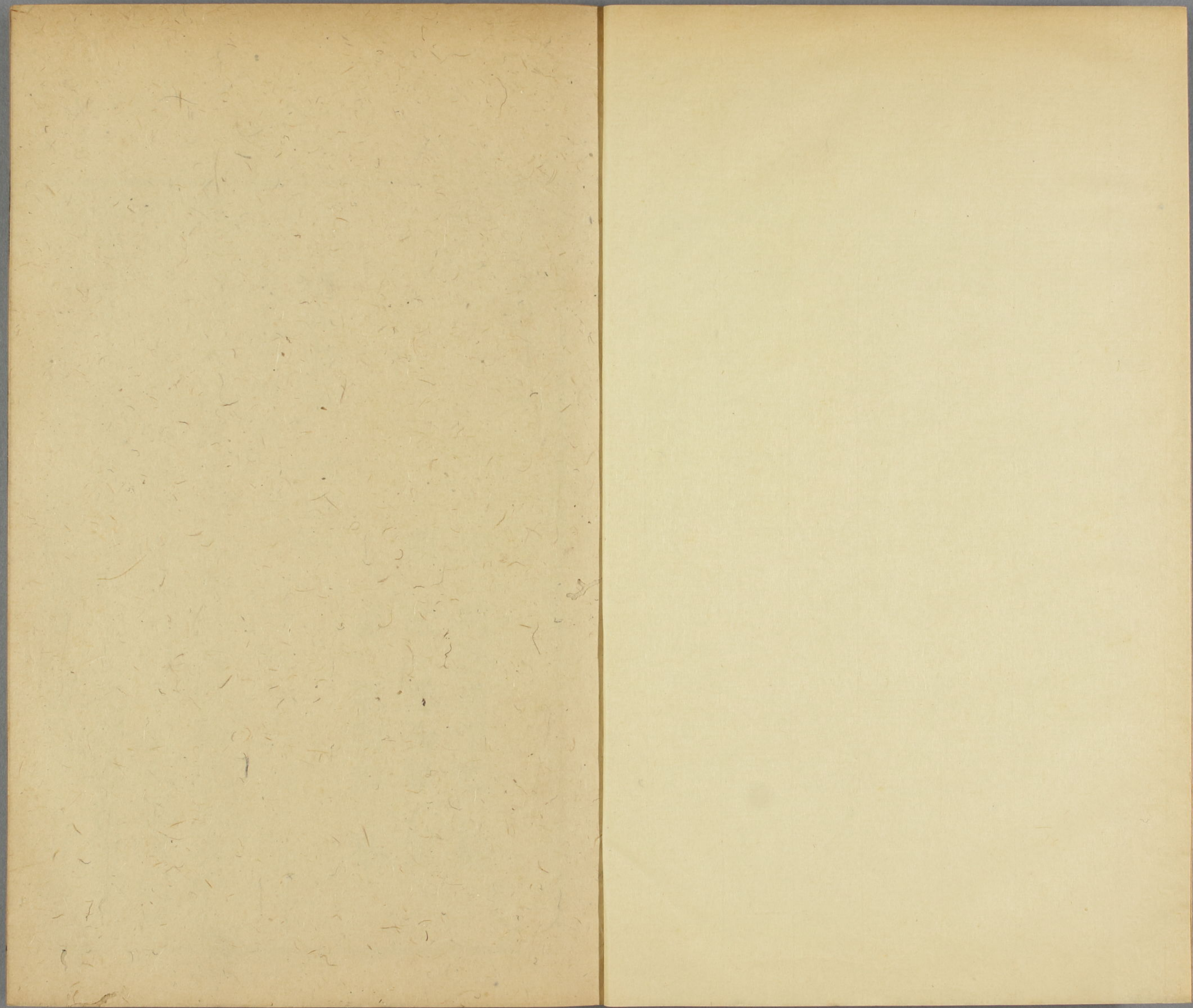




□ 12
2908
4





口 12
2908
4



禮書卷第十一



去五味均平藏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諸侯中衣 制如深衣其領繡黼

大夫士中衣 丹其領

長衣與深衣同以布中衣與長衣同揜袂深衣中衣用於吉凶長衣用於凶而已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素衣朱繡禮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曰黼領謂之褫蓋素以爲衣繡黼以爲領丹朱以爲緣

禮書

卷十一



諸侯之服也。鄭氏謂讀朱繡爲朱綃誤矣。禮曰以帛裏布。非禮也。蓋爵弁而上則衣以帛。而中衣亦帛。皮弁玄冠則衣以布。而中衣亦布。故大夫祭於家而中衣必布。士祭於公而中衣亦帛。以其所以裏朝服與爵弁服異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鄭氏曰練中衣以黃爲裏。則中衣亦有歟。皇侃說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如侃之說是中衣施於裘葛之下也。然裘上之裼衣卽朝服耳。其言裼衣之上又有朝服是

襲鄭氏之論也。禮言繡黼丹朱中衣。詩素衣朱襮。朱繡說者皆以爲諸侯禮。而天子領緣之制無聞。漢明帝始以單紗爲之。謂之中單。范曄與服志曰長冠以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衲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袂。晉志天子祀天地宗廟冕服中衣以絳緣其領袖。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其朝服通天冠絳紗袍皁緣中衣。佟之議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卽今之中單衣。明帝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袖領爲中衣。絳袴袂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

明無俟於袴遂除之後齊天子平冕十二章緣絳中單又有通天冠絳紗袍皐緣中單朝服冠幘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皐領袖皐襪隋志天子衮冕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襪裾祀圓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宗廟社稷則服之通天冠絳紗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襪朔日受朝元會及冬諸祭還則服之自王公已下祭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襪裾驚冕已下內單青領爵弁從九品已上助祭則服之白絹內單青領標襪裾朝服亦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皐領袖皐襪唐志天子之服大裘冕白紗中單皐領袖青標襪裾衮冕白紗中單

黼黻領青標襪裾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絳紗袍白紗中單朱領標襪裾皇太子衮冕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襪裾遠遊冠者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絳紗袍黃裳白紗中單黑領標襪裾羣臣之服衮冕者一品之服也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襪裾絺冕中單青領爵弁中單青領標襪裾

衽

儀禮喪服傳曰衽二尺有五寸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

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藻曰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各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齊深

衣續衽鉤邊

鉤讀如鳥啄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正義謂以布若尺三尺五寸上下正各

一尺其中一尺五寸邪裂之而得兩寸衽各二尺五寸兩旁皆有以揜裳際朝喪祭服之衽廣上狹下而屬於衣深衣之衽狹上廣下而屬於裳是問喪曰親以或殺而下或殺而上對之若小要然

始死扱上衽大記小歛大歛祭服不倒皆左衽詩曰薄言袼之薄言禠之爾雅曰執衽謂之袼扱衽謂之禠書曰四夷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韓詩外傳曰衣成必缺衽管子曰振衽掃席鄭氏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考工記曰終歲襲衽不敝說文曰衾交也史曰歛衽而朝

衽所以揜裳際也深衣連裳故衽屬衣餘衣不連裳

故衽屬裳衣裳雖殊垂而放之一也故有事則或扱或執是衽未嘗縫之以合也棺之小要謂之衽以其揜縫若衣衽然非爲小要而名之是衣衽皆狹上廣下未嘗有殺上殺下之異也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袼衽或禠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上右記曰親始死扱上衽是也死者與夷狄上左記曰小歛大歛祭服不倒皆左衽書曰四夷左衽語曰被髮左衽是也士喪禮重窆用葦席左衽是亦死者上左之意歟

纚
緇色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男女未冠笄者漱櫛縱拂髦總角士冠禮緇纓廣終幅長六寸贊者坐櫛設纓賓坐正纓特牲禮主婦纓笄宵衣鄭氏曰纓今之幘梁也纓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髦而結之蓋櫛以理髦而後纓以纓爲紒然後笄古之言纓笄者未有先笄而後纓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蓋雞斯云者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爲笄纓恐不然也纓亦作縱

髦
角羈

角
夾角
曰角

羈
午達
曰羈

詩曰髦彼兩髦

毛氏曰髦者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

內則子事

父母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男女未冠笄者櫛縱拂

髦總角

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

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

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

髻所遺髮也夾角曰角午達曰羈

楊

子曰羈角哺果許慎曰髦髮至眉左傳曰豈若弁髦

因而敝之玉藻曰親沒不髦喪大記曰諸侯小歛脫

髦既夕禮士既殯脫髦孔穎達曰髦者事父母之飾

也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父

母俱沒則因去之子之幼也父母翦髮爲之髻及其

長也。因以爲飾。謂之髦。幼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而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故喪大記。諸侯小斂。脫髦。旣夕。禮士旣殯。脫髦。髦。毛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毛皆謂之髦。禮記所謂髦長。詩所謂譽髦。皆長毛也。

總

組總

錦總

布總

內則曰。櫛纒笄總。則纒韜髮也。總束髮也。玉藻曰。童

子錦束髮。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六寸。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歸。爲舅姑妾。爲女君君之長子。布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士喪禮。髻用組。乃笄。然則總或以錦。或以布。或以組。吉凶之禮異也。謂之總。以旣束其本。又總其末也。孔穎達曰。髻總八寸。大功總亦八寸。總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此不可考。

明衣

明衣之裳

孔子曰。齊必有明衣布。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明衣

裳用布文曰明衣不在筭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鄭氏曰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言裳長蔽下膝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轂足跗也緣緝緝一染曰緝飾裳在幅曰緝在下日緇純飾衣領袂曰純衣以緇象天地也然則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喪服傳永帶下足裳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古者將祭而齊明衣布死以齊終亦明衣布然則凡親身之衣不以布歟

禮書卷第十一 終

禮書卷第十二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表制

周禮司表掌爲大表以供王祀天之服大表黑羔裘服以祀天示

質中秋獻良裘王乃獻羽物良善也良裘王所服也季秋獻功

表以待頒賜功表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又曰

大喪廡表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廡爲淫鄭氏云淫表陳表也凡邦之

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表與其皮事不會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大裘羔裘也

又曰郊祀裘冕

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裘大裘也

記曰童子不衣裘裳曾

子襲裘而弔子游謁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謁裘而弔也主人旣

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

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

之而已羔裘玄冠不以弔

不以吉服弔喪

練鹿裘衡長祛祛

謁之可也

謁謁表裘也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月令孟

冬天子始裘內則男子二十而冠可以衣裘帛玉藻

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

也省當爲獮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君之右虎裘厥左

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謁之

麕裘青豸褰絞衣以謁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謁之狐

裘黃衣以謁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

謁不文飾也不謁裘之謁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

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謁盡飾也無事則謁弗

敢充也童子不裘不帛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謁

學記曰良治之子必學爲裘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

帶經與主人拾踊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紕

純數

也古者素絲以英裘

羔羊之革素絲五紕

紕縫也羔羊之縫素絲

五總

總數也

旄丘責衛伯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鄭羔

裘刺朝也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三英三德也

晉羔裘刺時也羔裘豹

祛自我人居居

箋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

究蒹葭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毛曰狐裘朝廷之服

檜羔裘曰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

日出有曜幽七月一日取彼狐狸爲公子裘都人

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大東曰舟人之子熊羆是

裘

毛曰舟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裘當作求

家語大裘以黼之論語曰

羔裘玄冠不以弔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

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又曰公西華乘肥馬衣

輕裘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荀子曰若挈裘領詘五

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淮南子曰夏之不被裘

非愛之也燠有餘於適也冬之不用絮非簡之也清

有餘於適也左傳曰東郭書哲幘而狸製又曰臧之

狐敗我於狐貍又曰蔡昭侯如楚持羔裘二又曰渾

良夫紫衣狐裘列子曰榮啟期被裘帶索林類底春

被裘拾遺穗又曰北國之人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

冕而裳

黼表

鄭氏曰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

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麤裘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麤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惟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祀天

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享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盥重於旣薦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蒞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爲獮則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

羔裘

黑羔裘

王大裘以祀天。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蓋羔取其有禮。羣而不黨。乳而不跪。贊之不鳴。殺之不號。黑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固先王之所尚也。然大裘尚質。羔裘有文。故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紕。羔羊之革。素絲五紕。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毛氏曰古者素絲以英。素絲為組。施於縫中。以為英飾。其界有緘。有殺。有縫。其別有紕。其聚為總。而又飾之以豹。此所以與大裘異也。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裘。麕裘。青豸裘。何也。豹取

其武而有文。青豸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裘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文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其託物同而意異者。義德一也。善用之則為武。不善用之則為暴。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先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臣則裘飾異焉。然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麕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裘以用全為貴。則狐黃之裘無異裘。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耶。

麋表

青豸褻豸胡犬也

爾雅曰鹿牡麋牝麋其子麋麋即麋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麋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玉藻曰麋表青豸褻絞衣以裼之孔子曰素衣麋表鄭氏釋聘禮曰麋表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麋表素衣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黃之色其說無據記曰表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表曰裼拊而充表曰襲素衣麋表則麋表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

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鄭氏崔靈恩之徒以爲袒而有衣曰裼若然表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表而經言裼裘襲裘何耶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練緣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其裼之也亦裼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詩曰衣錦尚褻蓋惟錦加紉以惡文著餘衣固不然也昔衛侯戒渾良夫食良犬紫衣狐裘至袒裘而食則所袒者紫衣耳哀十七年未聞紫衣之外復有衣也

鹿裘

長祛

禮記練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列子曰：孔子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素帶，啟期之服固不足論。練用鹿裘，何也？禮始喪，則居廬自屏，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其類者也，故裘用焉。周禮既練，乘藻車，鹿淺禭與此同義。鹿裘祛裼之，則裼其祛而已，非若餘衣之祖也。鄭氏曰：有祛而裼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

禮書卷第十二終

禮書卷第十三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狐白裘

狐青裘

豹裘

黃衣狐裘

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又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曰：黃衣狐裘，蓋狐善疑，貉善

睡疑斯戒。睡斯安。燕息者之事也。故燕居與蜡服之。然則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燕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蜡與燕服也。玉藻曰。天子卒食。玄端而居。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制言養老之禮。虞氏深衣。夏后氏燕衣。商人縞衣。周人玄衣。於夏言燕衣。則深縞與玄皆燕衣也。鄭氏以此爲燕群臣之服。然周人燕禮。天子皮弁。諸侯緇衣。不以玄衣。蓋天子齊則玄端而冕。燕則玄端而冠。卒食玄端。則夕不必玄端也。諸侯夕。深衣。則非夕不必深衣也。故周官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而不言。所服則王之燕服。豈特玄端

而已哉。此所以有狐白裘。錦衣也。終南之詩。言錦衣狐裘。繼之以黻衣。繡裳。蓋始言燕服。而繼以祭服也。鄭康成以狐裘爲行禮之服。謂狐白之上衣。皮弁歟。非詩論語之意也。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蓋大夫士之燕服也。何則。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爲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

禮書卷十三
白表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歟。
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表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鸛鷩
雉頭鶴縠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
史記李兌遺蘇秦黑貂表。王子周使王以青鳳毛爲二表。司馬相如服鸛鷩。音武帝焚雉頭表。王恭被鸛鷩表。

狸表青

詩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表。左傳曰：晳憤而狸製。
文九年。夫公子無豫於事而狸表。東郭卽戎而狸製。則狸表非禮服之表也。傳又曰：臧之狐敗我於狐駘。
春秋之時戎服亦以狐表也。

虎表

狼表

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表。左狼表。則武士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臂之飾。則左右虎狼之表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爾雅狼牡獾牡。其子獾舍人曰狼牡。名獾牡。名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機曰：善爲小兒啼。禮記有狼臙膏。

熊表

熊表

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
皮革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羆如熊
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表則熊羆亦表之美
者也

禮書卷第十三終

禮書卷第十四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天子素帶

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焉飾以
朱綠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組
而約之垂長三尺與帶廣四寸
約組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

諸侯素帶

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
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

大夫素帶

素帶不終辟飾以玄華大夫以上
素帶士練帶弟子縞帶皆帛為之

士練帶

練帶辟積其朱三寸其廣不至四寸紳
組長三尺鄭氏謂士以下皆禪而率然
雜記於諸侯亦言率帶
則率不得施於禪也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詩曰其帶伊緜又曰垂帶而厲晉語曰內子為大帶荀子曰逢衣淺帶淺帶博帶雋不疑傳曰褒衣博帶釋名曰帶帶也內則子事父母鞶紳搢笏婦事舅姑笄總衣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記曰公襲卷衣一朱絲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絲帶者襲衣

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韞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又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此襲尸左傳曰鞶厲游纓昭其度也左桓二年深衣曰帶上毋厭髀下毋厭脅當無骨者左傳曰樂桓子請帶於季武子武子召使者裂裳帛與之曰帶其褊矣昭元年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悅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悅之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

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繅四寸則結處再繅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

禮器冕朱綠環雜記公襲朱綠帶聘禮問諸侯朱綠必皆取正色

玄與緇

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俾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繹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繅四寸紳鞞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鞞結三齊

曰衣有禮帶

有結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鞞蓋亦二尺五寸

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書云華蟲華玉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司之帶以率爲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爲禪以二寸爲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隋志曰乘輿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王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儀羅白大帶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五品已下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六品已下練帶紕其垂內

外以緇約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

革帶

內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韜帶搢笏鄭氏曰韜帶韜韜韜帶不言韜緇者欲見韜自有帶韜帶用革笏搢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韜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鞞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祛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鑠。丑阮譔云鑠螳蜋鉤以相拘帶謂之鉤鑠唐以玉爲鉤鑠與古異

矣然革帶用於吉而已荀卿曰搢紳而無鈎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表色韠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韠同色歟

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民之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曰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卽命民也居士錦帶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弟子縞帶以其有受道之質也縞薄

繒也與素帶不同吳季札以縞帶遺子產蓋吳地之所宜者縞也荀卿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然則處士卽居士也

古之所謂處士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謂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

禮書卷第十四終

禮書卷第十五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深衣帶

深衣曰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主藻曰紳三尺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然則人長八尺紳三尺而居帶下之二則大帶以高爲貴而帶下四尺五寸矣

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氏曰大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倨故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當無骨者以適便爲貴則其下無四

尺五寸儀禮士朝祭皆緇帶。則天子諸侯大夫朝祭無異帶矣。深衣之帶其飾蓋若大帶歟。

童子錦紳

玉藻曰童子錦紳并組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然則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肆伸之也束組組也。紳束及帶所以爲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鄭氏以肆爲肆

鞶鑑

內則曰婦事舅姑衣紳。又曰女鞶絲左傳桓二年王

予鄭伯以后之鞶鑑。定六年衛公叔文子曰定之鞶鑑杜預曰鞶帶以鏡爲飾。今西方羌胡猶有之。然則漢孝惠時郎侍中皆貝帶其飾蓋類婦人歟。

率帶

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布帶

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蓋非

純吉故布衰因喪屨布帶非純凶故深衣緇布冠斬
衰腰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
君斬衰經布帶齊衰衰以下皆經布帶以衆臣厭於
天子諸侯齊衰以下輕於斬衰故象革帶者布而已

王冕服赤舄總黑絢

皮弁服白舄總青絢

冠弁服黑舄總赤絢

后褱衣玄舄總黃絢

揄狄青舄總白絢

闕狄赤舄總黑絢

鞠衣黃屨總白絢

展衣白屨總黑絢

祿衣黑屨總青絢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總黃總
青絢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士冠禮屨夏用葛玄端黑
屨青絢總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拊之緇絢總純
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絢總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
屨總屨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緇絢總純組綦結
于踵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詩云玄衮赤舄又曰赤帶金舄又

曰赤舄几几檀弓曰有子綵屨春秋傳曰楚子豹舄
莊子曰屨方屨者知地形漢書曰孝文革舄東方朔傳鄭
氏釋周禮謂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屨舄各象其裳
之色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
后惟祭服有舄禕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
皆屨耳絢纁純者同色今云赤纁黃纁青絢雜玄言
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纁之次赤
纁者王黑舄之飾黃纁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絢者王
白舄之飾言纁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纁純三者相將
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皆白飾凡屨之飾

如纁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

古者衣象裘色鞞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
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玄黃

青白赤黑對方者爲纁次青赤赤白白黑黑青比方
者爲纁次而冠禮黑屨青絢纁純白屨緇絢纁純皆

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絢纁純

絢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

也頭纁縫中糾也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爵弁

日鞞而曰鞞鞞衣不以布而以純蓋皆尊祭服之故也則凡舄之飾如纁次屨

之飾如纁次可知也絢青緇黑而纁純如之則纁從
絢色可知也由是推之主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配

冕服而黑絢纁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絢纁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絢纁純

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玄舄配褱衣而黃絢纁純青舄配揄狄而白絢纁純赤舄配闕狄而黑絢纁純黃屨配鞠衣而白絢纁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絢纁純黑屨配祿衣而青絢纁純司服言舄止於赤黑言纁止於赤黃言句止於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謂雜玄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於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不及玉璫言纁而不言旂於諸侯言玉璫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纁旂而不

及玉數言纁旂皆就而不及采數大宗伯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社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者不可勝舉而禮皆約辭以互發之則舄屨之辨如鄭氏之說信矣然謂韋弁衣素裳白舄此不可考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屨人辨內外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鄭氏謂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蓋

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鞠衣則纁屨爵弁而上之屨也黃屨鞠衣之屨孤卿大夫之功屨白屨黑屨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與孤妻內子功屨亦白屨黑屨以其服展衣祿衣故也女御士妻以黑屨爲命屨以其所服者惟祿衣故也詩云赤舄几几玄衮赤舄赤芾金舄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者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纁尊黃纁纁裳赤黃馬黃朱而朱侯之芾亦黃朱鄭氏釋斯于詩曰芾天子則舄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屨與純朱諸侯黃朱

鄭氏之所傳者異也

禮書卷第十五終

禮書卷第十六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纁

士虞禮曰足有緣之爵謂之纁爵則纁緣也鄭司農曰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爲下緣鄭康成曰纁縫中糾正義曰纁者互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

紃

屨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紃說文曰纁布縷也纁繩

紃也鄭釋屨人曰紃謂之拘狀如刀衣臯著屨舄之頭以爲行戒釋士喪禮曰紃結于跗連紃者紃在屨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賈公彥曰紃謂屨頭以條爲臯或謂用繒一寸屈之爲紃紃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紃以絲爲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福束也童子不紃未能戒也喪屨無紃去飾也鄭氏曰小功以下吉屨無紃人臣去國鞮屨不紃以喪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爲口緣

綦

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紃內則曰屨著綦莊周曰正縻繫屨鄭氏曰綦屨繫也所以紃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蓋綦屬于跟後以兩端嚮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紃止足折也

鞮屨

鞮屨以革爲之周禮有鞮屨氏曲禮曰鞮屨素箴鄭氏曰鞮屨無紃之非也

用屨脫屨之節

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屨

隱辟而后屨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
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乃羞鄉射大射儀並倣

此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

正義曰直云賓及卿大夫說屨

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在堂上席側是以記云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士虞禮曰戶

坐不說屨

待神不敢燕情也

曲禮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

言不聞則不入母踐屨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

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

而遷屨俯而納屨內則曰屨著綦

綦屨繫也

玉藻曰禮已

三爵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

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屨少儀曰排闥說屨於戶

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於室中堂上

無跣燕則有之

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

禮凡祭於室中堂上

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目主人以至凡執

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弄爵與夫尸謏餽

食之節皆不說屨而尸坐亦不說

屨以其侍神不敢

燕情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

長者無不說屨以

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

則屨不上於堂在

室則屨不入於戶排闥說屨於戶

內者一人而已有

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堂

不出於室矣解屨

必屏於側取屨必隱辟納屨必鄉

長者遷之必跪納

之必俯。說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之說。納皆有儀矣。百褚聲子韞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說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說履。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屨也。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韞。惟蕭何劔履上殿。魏武亦不解履上殿。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梁天監中。尚書參議清。朝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韞。詔可。隋志。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臺官詣三公。至黃閣。下履過閣。還着履。唐志。元正冬至。受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置於席。升開寶通禮。太廟晨裸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舄脫。

韞

左傳曰。韞而登席。則屨有韞矣。史曰。張釋之為王生結韞。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韞之士。則韞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按禮。跣韞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禮行者。應皆跣韞。蓋方是時。有不跣韞者。故議者及之。

童子服

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

童子屨

白屨。無絢。

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童子不衣裘裳。內則。十年學書。計不帛襦袴。玉藻。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
無總服聽事不麻見先生從人而入然則童子緇布
衣錦緣此冠禮所謂采衣也不裘爲其消陰氣也不
衣裳爲其未預事也不屨絢未拘之以行戒也無總
服聽事不麻經未責之以盡恩也問喪曰童子不總
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則不總不
麻不當室者以禮也既夕禮朔月童子執帚從徹者
而入卒奠從執燭者而東入則燭先而徹者後出則徹者先而執燭者後童子
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不同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
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則聽與立主人之比者皆

適有喪者之事也夫童者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王制
禮常寬之而不嚴略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紛而不
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摯
則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
菲不廬豈特無總服聽事不麻而已哉燕記童子不哀不踊不杖
不菲不廬凡皆以爲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
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

禮書卷第十七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后禕衣

禕衣后祭先王之服也。上公如王之服。則上公之夫人如后之服。禮記言夫人副禕是也。魯非上公亦尊其服者。以周公之後而故也。其色玄。

揄狄

揄狄后祭先公之服也。玉藻曰。夫人揄狄。雜記曰。復夫人稅衣揄狄。蓋三夫人三公之妻及侯伯之夫人皆揄狄也。玉姬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亦揄狄。特雉數與三公之妻侯伯之夫人異耳。其色青。

闕狄

后祭群小祀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喪大記曰。復夫人以屈狄。皆子男之夫人也。其

赤色

鞠衣

月令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蓋薦之於祀告將服之以蠶鄭氏曰太皞之屬是也孔穎達曰薦鞠衣者薦於神座以求福祥也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玉藻曰再命鞠衣鄭氏曰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祿矣其色黃無雉餘同禕衣制

展衣

詩曰其之展也鄭氏曰后見王及賓客服之然則內外命婦之鞠衣展衣祿衣則其助祭之服與其色白無雉餘同禕衣制

周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內司服掌王后

之衣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司農曰禕衣

畫衣也祭疏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檀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檀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禕衣畫翟者揄翟畫翟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檀檀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德當神明又曰玼兮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玼兮玼兮其之展也下云云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禕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

狄青禕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各出於此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平侯伯之夫人掄狄男子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禕衣玉藻曰主后禕衣夫人掄狄君命屈狄再命禕衣禕當為鞠一命禮衣士緣衣明堂位曰夫人副禕立于房中祭義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詩曰副笄六珈又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雜記曰復諸侯以裋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裋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曰復君

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

禕衣

掄翟

闕翟

鞠衣

展衣

祿衣

后

掄翟

三夫人及

闕翟

三公之妻

鞠衣

侯伯之夫人

展衣

祿衣

闕翟

子男之

鞠衣

夫人

展衣

祿衣

九嬪公之夫

鞠衣

侯伯子男之

展衣

卿之妻

祿衣

公之卿大夫

展衣

侯伯子男

祿衣

之大夫之妻

女御

公侯伯子男

祿衣

之士之妻

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內宰大祭祀裸獻則贊而天地無裸及外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而不內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而不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鄭氏曰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以爲女次紬衣而不及裳則婦人連衣裳而不知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輦江淮而南青質五色

皆備成章曰搢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爲質有禮以爲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禕衣爲上揄狄次之言禕衣則知揄之爲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禕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賈之徒謂祿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禕衣玄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群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緣衣崔靈恩謂王

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得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緣則循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

至正以上達爲循緣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祿衣者周官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鄭氏以爲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弁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祿衣然記言士緣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坊記曰大夫不稱君則其妻不稱女君可知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祿衣公之夫人祿衣記稱夫人副

禕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祿衣而改禕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袞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得用袞冕則夫人副禕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祿衣之袂不侈。

祿衣

纁神素裏色紫無雄餘同禕衣制

士祿衣

赤神素裏色紫無雄餘同禕衣

爾雅曰赤緣謂之祿內司服言緣衣玉藻言祿衣士喪禮襲服亦言祿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緣祿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祿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亦緣謂之祿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三服玄端皮弁服爵弁服有玄端無祿衣士喪陳三服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有祿衣無玄端則祿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祿衣連衣裳玄端無緣祿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繭衣裳

與稅衣纁紳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

鄭氏曰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

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蓋丈夫祿衣緣以赤婦人祿衣緣以

纁古文祿爲緣鄭氏亦曰祿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祿衣則祿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間之色異耳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祿衣鄭氏以士之祿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而證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紳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紳鄭氏曰凡婦人不常施紳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復衣不以紳明非常也然純衣祿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紳則明凡

祿衣皆有紳也孰謂紳特爲昏禮施哉

禮書

卷十七

七

